



端木蕻良

科尔沁旗草原

封面设计：吴宗鲁

科尔沁旗草原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27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3 $\frac{5}{16}$ 插页3

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7,000

书号10019·3171

定价1.00元



作者像

斜貫心領草一系

楊文蘇夏

一

一個名遠的傳說

傳說是在民間開始的

這是每個當家湖野的姑娘們，都能背誦的一段記憶裏的傳說，這是記憶裏的永遠不能忘記的哀痛和記憶。

二百五十年前，山東人與蒙古進駐的一群，何即神吟的，聞者，亦多矣。

作者手迹

—

这是每个鹭鹭湖畔的子孙们，都能背诵的一段记忆里的传说，这是记忆里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最惨痛的记忆。

二百年前，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，向那神秘的关东草原奔去。

这长蛇的征旅，背负着人类最不祥的命运，猥琐的，狼狈的，在那灼人的毒风里，把脚底板艰难地放在那焦砂的干道上，企望着，震恐着，向那“颡肘子”的国度进行。那曾经禁闭过的王国。

大队里，一切都是破旧的，颓败的，昏迷不醒的，一切都是灰色的，单调的。

忽然，一道银光一闪，似乎是白马尾的蝇甩的一甩，人的眼前一亮，但遂即就有一个丑恶的人影，遮没了这白色的一道。

一个被饥饿损害了的老丑妇，把三升炒米放在水罐里，外边用一条油干的猪水泡包了，放在臃肿的背上。两只带红丝的眼睛，偷偷地向左右不住地贼视，似乎是她曾偷了谁的东西，又好象怕谁去偷了她自己的东西，一会儿用手揩了揩鼻尖头上渗出来的黏汁，一会儿又疑心地用手去摸一摸背在自己身后的水罐。

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妇，把已经被长久的饥饿折磨了的小小的乳头，塞满了正在啼哭的小孩子的一嘴，睁开了惺忪的眼

脸，困顿地无告地向四边一望，正碰见那灰色的可怜的人影，老丑妇，象是被她窥见了秘密似的，连忙就向焦老爹的驴车那边去躲。一转眼，便鬼魅似的不见了。

她看见了那老女人的背脊上的殷实的水罐，把一种同情的怜悯和自己身世的哀愁混合在一起，哀婉地也矜持地楚楚一笑，便低下了头，眼睛里闪耀出失望的光。

火炙的风，从四面里吹过来，她困顿地一动也不动地在痛苦地冥想。那是两个月以前，一道吃人的黄流，带着不可抵抗的威力，忽地从不知是什么地方冲出来。水在吼着，一切都在惨烈地号叫，绿铅似的大水，混合着泥屑，砂粒，向人类直灌。茅屋冲去了，三个月的小驴驹冲去了，大贞的针线包也不见了。一切的东西，都变了次序，变了颜色。水，水在这儿统治了两个月，一点没有打回头的意思。

天气转到三伏，水面的蚊虻蒸腾起来了。蝇子轰轰的，大的象盖盖虫，拍的一下，用什么东西一打，里面便钻出三四条小白虫来，打转盘地蠕蠕地动。水里的蛆虫，都是浓灰色的，长的有半寸长，拖着比自己的身子还长的半截尾巴，在水面上钻聚。水面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酿成羊脂油的结晶块，花红脑子似的到处漂着。

自己的丈夫，便在一个清早里，被大水裹去了，许多少妇的丈夫，也被大水裹去了，不见了。

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她想自己的丈夫，也许没死，将来到关东^①，也许能碰见他，那时候，他们……她昏乱地想着，她

① 山东人到山海关外去谋生叫跑关东。

好象突然从半天空里降下来，落到一片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野里，她和她的丈夫，勤劳着，经营着，谷堆象小山似的长起来，他们都愉快地用着红花碗吃饭。……

忽地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了，奶汁太稀薄了，稀薄得直到没有一点奶汁，她无力地揩了一揩额头上的虚汗，把目光无神地向一片火烧云呆望着。……

那火热的云海，也正象她所想忘记而不能忘记的那道吃人的洪水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一只纤弱的指头，插在蓬松的鬓发里。

那好象就是昨天，也好象就是方才，水面上，远远摇来两只画着红卍字的粥船。刚一摇到，人们都一窝蜂抢上去了。都想第一个把嘴伸到缸里去，人们都想第一个来攫取这一点可以维持生命的渣沥呀，于是便拚命抢了，抢，抢，……缸抢翻了，人，爬在甲板上舐，舐着抢，上船的人更多了，两只船，一起沉，从此不见了放赈的船。……

就这样，他们转过了一重山，又转过了一道水，从早晨到夜晚在炎阳底下奔，向着那不可知的命运赶去。……

每个人都带着那不可描画的愁惨，每个人都刻着一脸的悲苦，在饥谨里，在瘟疫里，在高山的峻险里，在河水的迂回里，爬向那关外的荒原去。

他们得用自己的手再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。他们不声不响地走，悄悄地向命运的那一端走。

石子弄痛了脚背，瘟疫褫夺了最亲爱的亲人，于是万千的脚步都无端地疲惫了。把头凄迷地向后扭转，那门前可纪念的杨柳不见了，那长满了青苔的柳罐，也不能再在自己的手里

汲水了。……长天里，只是一片红云，在半空里下火，越走越
是焦热。

那苍白色的女人把头低到不可再低。……她已是寸步难
行了。

红云布满了西天，热风从草莽里吹过来，一只癞狗，把舌
头从嘴里吐出来，天气再不准人们自由地喘气……长蛇的征
旅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便在旷场里停住了。

人流停住了，人声比从前更乱了。马儿不住唉唉，老头儿
也可以坐在一块小小的石头砖上，好好地咳嗽了，小孩子也哭
闹起来，……于是喧哗从四面里滋生出来。

人声，马声，树声，夏天的水流声，闷都都的风声，百种
的声音，万种的声音，象从这大广场上突然生长出来，毛毛
棱棱地放射出没有谐声的音响，轰轰地 轰轰地不断生长出
来。……

狗儿也可以汪汪了，鸡儿想起咕咕叫了。呵，这好象重新
在什么地方又拾回了生命似的一群呵，小孩子贼辣辣的笑声，
驴，在那突突打滚，“小铁嚟——来上娘这吃饭来嚟~~~~”一种
性灵的母爱，也从声音的颤抖里，划破了固执的长天。槟榔
瓢^①的弦音也扯起来，粗粗的指头在挑动着琴弦，乡下戏子宽
敞的嗓子在唱起来：

内四方呵，外四方，

① 槟榔瓢，一种胡琴。

哎喂哎喂——哟~~~~

关东城的景致，数着沈阳，

呀呀——一呼咳……

.....

小雀鸟呵，落树梢，

白莲花呀，水上漂，

哼，哎喂哟~~~~

大姑姑的方头多么高噢，

呀呀——一呼咳……

百种声音梦似的从旷场里向四外扩散，有的是扰乱，有的是喧哗。

青烟从刚燃起的牛粪里滋出来，旷场添满了刀杓的声音，女人把涂满了月水的裤子在阴凉里晾了，便又拿起了铲子在锅里铛唧唧捣和。男人把驴套松开，嘴腔里也随着打滚的毛驴打哨子。

柞树密密地排在土岗上，玻璃叶^①碧油油，偶尔有一丝风丝吹过，才象烤焦了似的，掀起了银灰色的叶背，透出一阵窸窣的响声。

暑热从林子后边爬上来，爬过了漫岗，爬过了旷场，也爬过了人的全身——旷场上挤满了暑热的菌子。

暑热并不跟着太阳走，因了黄昏的沉闷而更加鬱闷了。于是人们都出奇地发喘，青蝇从四面八方向人进攻，而人除了用手扇风之外，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。

① 柞树，土名玻璃叶，因为叶子油碧发亮。

焦灼，暴躁，统治了这一群。人们知道水灾之后，还应该有一次热灾。于是年迈的老人，和羸弱的小孩，有的便经不起热的窒息，便悄悄地死去了。

暑热一直散漫开去，要再没有一点凉风，人们便不能在一刻之内生存了。这样人们对于热灾又复感到和水灾一样恐怖。

直到几个小伙子在柞林后边三里地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带山水，人们这才才有了活命的指望，就都向柞林后边进发了。

蓝玉色的山水，透明的，薄荷冰似的，一带跳跃的山水呐呐地向漫岗子底下滚流。小孩子，小伙子便都跳到里边去扎猛子，大家都象到了火星上面嬉戏着。把马莲花摘下来，抽了花心，放在刚刚让水浸湿的嘴唇上吹。声音在水面上低回，再不复是焚人的酷暑，声音里带来了故乡的二月的天气。

是谁，扑通跳到水里去了，好半天，没上来，心脏麻痹死了。

人们还是毫无挂碍地在水里洗着，死的阴影已经遮不了生的照耀。

男人们洗完了，姑娘们和媳妇们也拉着手来洗。她们也洗得顶欢，疲倦都给凉爽换去了，体重随着泥垢减轻，热闷逐着水沫消逝呵。

一个女人的尖声喊了：“有谁是爷们也混进来了！”几个骚劲的中年婆子，匆匆跑过来，几只手按住头，几只手按住脚，把脑袋先浸在水里，死命向下游一送，顺着飞溅的流水，那男人便哇哇地沉到漫岗子去了。

飞溅的流水，现在流的是愉快的声音，柞叶流动出内心的

喜悦，也意外地沙沙响着，人们现在想起来唱了，槟榔瓢在一双粗鲁的手指头底下拉起来。……

夜渐渐深了，山喜鹊从柞林里发出不祥的吵叫，活象一群被胳肢的女人。干什么今天这里会来了这么多的奇异的动物呢，一个守望的，飞起来又落下去。站在一棵最高的桦树上，向四外瞭望，望见了旷场上的火光，便呀呀告警。大家都跑到旷场上惊飞着。火，冒着蓝色的浓烟，向着黑天搏袭。几个老人拖着下巴骂着。小孩子仰着小头，瞪大了眼睛向天上望着，想看出那叫的到底是什么，可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只听呱呱一片怪笑，怪森人的。

小伙子们听了，便生了气，抬起了洋炮，就是两枪。

讨了个没趣，山喜鹊慌慌张张重新飞回柞林。

太阳还没到小山头呢，人们又都收拾起东西，趁着早凉，向着不可知的那一端走去了，怀着凄凉，怀着悲苦，还似乎怀着一种不可知的高兴。山喜鹊，成群地在天空里瞭望，呆呆地望定那使劲冒着蓝烟的牛粪饼发怔。……

于是热风又封合了这昏庸的旷场。

大队又象水流向前流去了，带着酷暑，带着衰弱。

青蝇，没命地追踪，在小孩的癞痢头上，在老马的痈疮上，带着瘟疫的种子，去追赶那些软弱的，已经病了的，老人，小孩，或是不服水土的妇女。

青蝇这几天更多了，成群结队地在耳畔眼角嚶嚶着，永远不用想斥开。吃饭时，他们落在锅巴上；睡觉时，他们落在眼角上，你眼皮一动，它们便落在鼻尖上，擦擦它们的后腿；到晚

上，便更有兴致地到马槽里和马蝇们争风，惹得马群不住地嘶嘶，尾巴不停地摇着，肌肉无法可想地突突。青年的马夫们，勉强从车篷底下爬出来，打着呵欠，嘴里恨呆呆嚼着粗话，用脚踝毫无吝惜地踢着几匹卧槽的懒驴。

于是瘟疫更加扩张了，最引人奇异的，是那丢失了三升炒米的老丑妇，在一天晚上，大叫一声，便死去了。

那是前三天的事情：

叫街的刚从远远的村落里回来，焦老爹又喝醉了酒，提起了他的大孙子，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打。皮鞭子红花蛇似的从他青筋咆哮的胳膊上竖起来，努出两只黑狗眼。“你这双折腿的贼皮，你干啥偷我馍。”

老人被酒精的火焰给燃烧了，疯了似的把两只臂膊毫无怜惜地挥动着。……

鞭梢，不知怎么的，灼着了霹雳火李四哥。李四哥一个箭步窜过去，钳住了那干瘪老头子就摇，摇，摇，然后猛古丁地向前一搯。没提防，一个癞蛤蟆跳水，便扑到老丑妇的水罐上。“花棱”一下，炒米便撒了满地。左右饥饿的孩子，用不着谁来思索，跳过来，见到炒米就抢，抢到手就吃。于是炒米顷刻不见了，只有地上一团扭扯的孩子。大孩子压在小孩子身上，小孩子从地上捉起一把土，带着几粒炒米就往嘴里填。小石头，刚把抢来的一把炒米往口袋里放，半路上就被另外一只手给抢撒了。一回身，口袋又给小姐抢去了，是谁又压折了正在得意的小姐的腿。……

争夺，哭喊，叫嚣，骂詈，从炒米的颗粒所爆发出来的生的欲求噢，然而这欲求，竟得不到满足，于是孩子们知道炒米是

可以抢的了。

米，是没有了，地上的细土和草秆也随着光了。几个落后的孩子，只得用枯瘦的小手在那干裂的泥土缝里，去找寻一颗两颗被遗留下来的米粒。

而那只耳朵的老丑妇也为了这不可计算的损失而疯狂了。

这样，过了三天她便死了，就是这样的，瘟疫的巨爪，就更凶残地向人猛扑了。

瘟疫随着老妇人的死到处蔓延着，三天之内便死了五个，一身牛腱肉的小牛子也死了，这真使人恐怖了。

每个人都感觉到有在一分钟消逝生命的可能。天色一黑，大家便都鸦雀无声昧起了，槟榔瓢的声音没有了，大人的狂喊声没有了。丈夫死抱着妻子温柔的肉体，母亲把自己仅有的奶汁急遽地灌到孩子的口里，抚着腾腾跃动的胸口，互诉着各人的生命距离死到底还有多少远。好容易才算把这一夜的黑暗跨过了。第二天一清早，人们便都兴奋地谈着，谁家的人死了，怎样的死法，互相报告着，互相激动着，互相感喟着。而个人也都私幸自己的生命，还没有跟着黑夜过去。可是接着又恐惧起来，刚起了这念头，是不是就会得到报应，同样的命运，也许就能临到自己的头上。于是便更加恐慌起来。

有的机警一点的，在半夜里起来，便在自己认为可以有鬼有神的地方，悄悄插了三根剥光了的蒿秆，堆起了三座砂堆，对着砂，便讲：“我们都是被难的，想供养你也供养不起，只要你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地到了关东，我们杀活猪，真的，一个大，

大整猪，不是头尾……可是你再要附着人下来……而且，你也得达时务，……你要再缠人，可真要请真灵官。……”

可是瘟疫却更因为人的低头而逞风了，有精力的人都消逝了精力，一切都不能拯救，年轻小伙子也索然了。

“什么东西使我们这样的呢？”

“治河的捐年年地掏啊，催捐的比要钱粮的还牙爪。……”

“就是这样吗，必得是这样吗，不能改个样吗？……”

治河的捐从农夫的血管里输送到治河大员的肚子里，于是治河大员的肚子肥了，黄河的肚子也肥了……最后是水灾。水灾驱逐他们离开家乡，走向那从来未曾一见的地方，接受了从来没接受过的命运。水灾，逃荒，瘟疫，死亡。年年在重演。

瘟疫插起了翅膀来追踪着，一点都不犹疑。终于他们又在一个不知名的广场上停住。把两个刚死的壮丁埋了，大家便在大广场上团团围住，跪下拜天了，祈求这个劫数能有个了局。

无数的头颅俯在地上，一个老人的象霜打葫芦的头，反射着毒热的阳光，发散着令人难过的光亮。一个小顽童把一块小石子轻妙地投到它的中心。于是它上面那片嘴唇的翕动，就象得到了神的感应了似的，动作的更急促了，喃喃倾诉出一些自己也不能了解的话语。而万千的嘴唇，也同他一样地控诉着，翕动着。每个人都企图着把自己心坎里最隐微的希望表达给老天爷知道。

这庄严的仪式，填满了这生疏的旷场。野坟里的小黄皮子压住了自己的瘪肚子不敢出来，一切都恐惧地沉默，惟有棒

告同着青蝇，从四下里向中间嚶嚶地响着。

虔诚从心坎里向外涌着。人们都把信任寄托给无极的天空。眼睛代替了心的礼献，敬呈在老天爷的面前。于是他们的眼睛与天融洽了，流泄出感激和希望的泪水。天神骑着马，在空无的白云里飞奔。白云一丝也不动，在凝视着人间。

人们仰望着。人们用心来祈祷。白云静静地聆着。

忽然在这虔诚的海里，起了一阵骚动，一个女人疯了。

万千的，数不清的头，都霍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惊疑着，恐惧着，悲恸着，无所措手。

“先打死她罢，反正她早晚也得死。——”

“送祟罢，送祟罢！”

“不行呢，用五色针来扎罢！——”

“用骑马布子来蒙她的头呵！——”

那个神经失常的少妇，并没有把这些个话语听在耳里，只是毫无表情地哭完了笑，笑完了哭，扭着人便打，见着小孩子，用牙没命地咬，说自己的孩子趁着黑夜让别人给偷走了。

“给我孩子呀！……”

人们的神经更脆弱了，人们都拿了自己可以自卫的东西在旁边痴着，心炒豆似的跳，小孩，夹在母亲的屁股后头，不敢出一点气，人们想着死亡就在跟前了。

汗，成串地向下流着。眼，布满了血丝。怎样办呢？脸色苍白的少妇喝喝咧咧地唱述，歇斯底里地狂舞，……说是老丑妇附她下来，如今她来复仇，非让他们都死净了不可。

.....
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，眼前一亮，人群里钻出一个人来。看

那模样：三络黑胡，黄净面皮，手里倒提着一把白蝇甩，简直就是那背葫芦的吕洞宾。我们的苦日子有头了，劫数够了，有能人来了。

老人走过来，端着一杯冷水，对着那青年少妇的苍白瘦削的脸庞，轻轻地喷去，火炙的神经，突然为冷水所浸，于是紧张的弦松弛了，她安静下来，昏然地倒在地上了。

老人又把中指和食指掐成了箭诀，在水碗里沾湿了，向半空中去洒，眼睛凝视空中在念念有辞：

“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有十万神兵，十万鬼兵，逢山山开，逢地地裂，逢水水涸，逢树两截，一切妖魔，随时消灭，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……敕！”^①

老人掐弄她的脉穴，按摩着，舒展着，使她安静。惊喜的，激动的，噪杂的声音，从四面里兜来，人们都安下心来想起看热闹来了。

笼罩着人们的情绪，不是恐怖，而是解放的，救渡的喜悦，围的人更多了。

老人用蝇甩轻轻地拂开他身畔的人们，告诉他们这样的噪杂，是等于要这媳妇的小命。

“你们不要怕，我救你们。……”他又感动又镇静地说。

于是他们都安静地向后退了一些，顿时更肃静了些，每个沉重的心都随着他的话落了体。

“为什么不早一天来救我们呢？”

“你们应该有七七四十九天的劫数。……”

① 这叫做护身咒。

“他是谁呢？”

“哎呀，我记得了，——丁家屯的丁老先生。——”

“唉，丁老先生不要离开我们哪。”

“他叫丁半仙哩，他是逃出来的，他家也是子粒不收。”

“一定的，他是真灵官派来救我们的。”

“我知道他是北山沟摇串铃的。”

不同的推断和不同的矛盾，喜悦地，也惊奇地用着尊敬的口吻，投向那拿着白蝇甩的老人身上。

“死不了，你们得有这场劫数，我给她圆化圆化。……”

“可是治病治不了命，你是命中该然哪。”

“这是狐仙捉的你，你是恶贯满盈呵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给求了老佛爷了，求好了。”

老人半意识地自己也邪迷地顺嘴讲着。而瘟疫也似乎是因为看见了他们快走进了科尔沁旗的无限的丰饶里，而萎缩得不敢再狂虐了。

老人成了这一群的精神的中心。每个年轻的母亲，都向老人亲亲热热地叫爹爹，把自己认为最细致的食物供献在老人的面前。青年的头子们，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，是老人给保存下来的，所以便竭力地运用自己的劳力去取得老人的安适。老人的生活，从此竟优越起来。

到了关东，老人便把从前在山东时候的地主架势安排在自己的身上。等到一个少女参加到他的家来的时候，他又添了一双聪明的臂子。

一副黑油油的脾子的少女，常常幻映出无限的羞怯，来表